

医学体用

王香岩著

R2
12

· 內 容 提 要 ·

本書系四明王香岩遺著，計醫論二十一篇；每篇先述因、証、脉、治，次立方，又次方義，凡風、勞、臟、腑四大証，溫、暑、燥、濕之病，以及三消（糖尿病）、水腫（慢性腎炎）、喉痹（猩紅熱）、嘔吐（胃病）等証，均有切中病情之論述和經驗有效之處方，可作臨床醫家及學習中醫者參考之用。

醫 學 體 用

王 香 岩 著

※

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

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

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南京印刷廠印刷

※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1 5/8 字數 33,000

一九五七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南京第二次印刷

印數 5,501—6,500

統一書號： 14100·63

定 價：(9)一角九分

庫本樣

沈仲圭序

王香岩先生名普耀，浙江慈溪人，為吳興凌曉五先生高足，愚壺杭州四十年，求診病大盈庭滿座。先生選方擇藥，宗法叶桂，對急性熱病治无不效。先生善治溫病，與葛仲升長于虛損，同為杭人所稱道。先生不但經驗豐富，尤精醫理，庋藏善本醫書達數萬冊，嘗語輩云：「薛氏〔醫經原旨〕，徐氏〔難經經釋〕，吳氏〔傷寒指掌〕，尤氏〔金匱心典〕，〔熱經緯〕，林氏〔類症治裁〕，沈氏〔脈象統類〕，吳氏〔本草從新〕及〔成方切用〕等，均為學者必讀之書；汝等務須熟讀深思，打下基礎，然後泛覽群書，由博返約，則臨症辨治，自能得心應手。」一九一八年，杭州藥業創辦中醫專科學校，聘先生主講傷寒，循循善誘，學者欣從。先生診治之暇，命同門諸子，將其生平經驗之方筆述成篇，并自撰中風一篇以作示范。惜同門對此種工作，未能重視，筆述不多。今先生往矣，即此淺淺者亦彌覺可珍。

余于一九一八年從先生游，手錄秘本數種，其中〔凌臨靈方〕、〔方外奇方〕、〔醫學体用〕三種，于一九二六年商由三三醫社編入三三醫書行世，又另錄數篇登于上海中醫雜誌。區區之意，蓋欲使先生經驗方論不致湮沒耳。當時中醫界缺少鑽研學術之風氣，虽有少數中醫書刊行，皆系私人經營，流傳不廣。先輩的寶貴經驗，大多與身俱歿，良可慨矣！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重視祖國醫學，号召西醫學習中醫，中醫帶徒弟，將于今後培養中醫五十萬人，為



2214

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。余思学习中医者既日多一日，中医书籍的编印势必日益发展，先师「医学体用」一书稿，文字浅显，方皆有效，可供学习中医者之参考。爰有将此稿重谋剞劂之意。适江苏人民出版社函询此稿，可謂数千里外心心相印者矣。除与函商出版外，并将先生事迹及其遗作出版经过拉杂记之，为读者告。

一九五六年七月七日受业沈仲圭写于北京

3k73/16



目 录

三消症論治并方义·····	(一)
水腫肤脹論治并方义·····	(六)
論濕溫化熱証治·····	(九)
秋燥時氣傷肺証治并方論·····	(十)
吐血論治·····	(十七)
虛損勞瘵論治·····	(十九)
癍疹痧癍瘡五種分別論治·····	(二十一)
論猝中口眼喎斜不能語言痰涎上壅·····	(二十四)
論虛勞咳血形瘦便澀·····	(二十五)
論氣鼓胸滿腹脹青筋外露·····	(二十七)
論噎膈碍食肌瘦二便不利·····	(二十九)
冬溫風燥釀痰咳嗽·····	(三一)
春溫熱入心營神昏譫語紅疹隱約·····	(三三)
論中暑熱入心包壯熱神昏不語邪竄三焦激動肝風·····	(三五)

論濕溫身熱惡寒体重胸悶關節疼痛	(三七)
論秋燥寒熱氣液受傷之候	(三八)
論寒飲咳嗽遇寒氣喘頻發	(四〇)
論熱痰咳嗽氣喘自汗觸勞而發	(四二)
論喉痹咽爛紅腫結痛身發丹疹痰涎上壅	(四四)
論目瞢神呆通宵不寐得之驚恐	(四六)
論肝氣犯胃脘痛嘔吐酸水	(四八)

医学体用

四明王普耀香巖甫述意

桂馨医廬同人筆記 受業杭州沈仲圭承存

三消症論治并方义

夫人之一身，水火二者而已。水火不得其平，經所以有「亢則害，承乃制」之說。若火盛太過，勢必燔燎消燦，而三消之症作焉。至于三消之症皆緣燥火燦金，良由胃熱亢盛以及嗜欲太過，阴精亏耗而致此疾。以上消主肺，肺熱化燥，渴飲无度，是为消渴，經所謂「心移热于肺，傳为膈消」也。中消主胃，胃熱善飢，能食而瘦，是为消谷，經所謂「脾成为消中」也。下消主腎，虛阳燦阴，引水自救，溺濁如膏，精髓枯竭，是为腎消，經所謂「腎熱，病苦渴，數飲而熱」也。其治上消，大多皆滋肺金之燥，仿人參白虎为主。治中消，清胃熱之燔，宜宗甘露飲为法。此治上消、中消然也。若下消，則「金匱」有飲水一斗，小便一斗，腎气丸主之一法。而阴亏太過，阳藥不受者，喻氏尚有服六味地黃湯至百帖之治。然則

三消之症，水亏火旺，有明征也。今將上消、中消、下消之症分別言之，列其見症于左，贅其方論于后，而有可曲引旁証以暢其說者，不得不發明其義焉。

上消之病，屬于肺也。經曰：「心移熱于肺，傳為膈消。」肺本燥金，心復以熱移之，消燦津液，飲不解渴，膈上焦煩，遂成上消。因渴而飲，飲而仍渴，愈渴愈消，愈消愈渴，此皆屬于熱也。又曰：「心移寒于肺為肺消。肺消者飲一溲二，死，不治。」經訓煌煌，儼然示后人以消症亦有屬寒之理。噫嘻，何其症之難治若此！然其症雖難治，而經文則有可釋。蓋肺主氣，其能通調水道者，賴有心君火以溫煦之，則肺之津液，得以散布而自潤其燥金。故肺之合皮，其主心也。若心火不足，而反移以寒，寒與金合，則金冷氣沈，降不得升。猶之下有溝瀆，上无雨露，飲一溲二，肺氣枯索。論肺金之枯，則當用潤；論心火之衰，則當助火扶陽；用藥相背，治多掣肘，死陰之屬，症或不治。所以自來論上消者，多以清熱，解郁蒸，滋肺金之燥為治。若中消則多屬胃，胃與脾相表里，飲食入胃，脾氣散精，上輸于肺。今胃熱亢盛，消燦胃汁，脾氣无从輸布，肺即不能通調水道，于是胃熱極盛，大便秘結，已食如飢，形肉消瘦。經曰：「二陽結謂之消。」二陽者，足陽明胃、手陽明大腸也。大腸主津，胃經主液多血，津與血俱結而不行，郁而生熱，消谷善飢，中消之症成矣。又云：「瘵成為消中。」此屬肥貴人膏粱之疾，平日醇酒厚味不節，久之飲食醱釀成熱，求救于水，始則水入尚能解渴，繼則愈消愈干，便結不行，能食不為肌。參之「金匱」曰：「趺陽脈浮而數，浮即為氣，數即消谷而大堅。氣盛則溲數，溲數則堅，堅數相搏，即為消渴。」

夫气者，热气也。何以知之？下文曰：「气盛则洩数」，夫气有余便是火，太过之气即为火气。火气无不借资于水，特以胃中干燥太过，全不受水之浸潤，轉从火热之气，急奔膀胱，所以洩数。洩愈数则便愈坚，坚数相搏，遂成中消。以此类推，中消一症，其由胃热亢盛，胃液被夺可知也。肾消者，实即上中消之傳变，肺胃之热入肾，火势大盛，势必劫夺真阴，或其人平日以藥石耗其真，女色竭其精。阳强于外，阴不内守，肾水枯涸，相火独熾，渴飲善溺，小便渾濁如膏。經云：「肾者胃之关。」关門不利，則水无輸洩而为腫滿；关門不閉，則水无底止而为消渴。以是言下消，似宜壯水之主，以制阳亢。而「金匱」之用肾气丸，岂无深意哉！經云：「君火之下，阴精承之。」阴精有余，足以上承君火，则其人寿；阴精不足，心火直下肾中，阴精所降，则其人夭。至肾气丸一法，乃为阴精未耗者立方，溫养肾中之真阳，蒸动精水，上以承君火，下以举陷入之阳气，此非通天手眼，不能輕施。若阴精已耗，桂、附适助相火，而燎原莫救。所以喻氏独辟蹊徑，以抑阳而救阴。下消之症，不能剛克，而犹可柔調者此也。綜合三消，后学何敢妄参末議，惟是引經据典，遵古鑄今，參合适中治，有可枚舉其症，引用其方，如肺热气燥之可用黃芩湯，方用芩、梔、麦、归、芍、地、花粉、葛根等味；如鬲消之可用麦冬飲，方用麦冬、知母、甘草、人參、花粉、茯神、竹叶等味；中消胃热之可用蘭香飲子，方用石膏、知母、甘草、人參、連翹、半夏等味；潤燥养阴之用藕汁膏：人乳、生地汁、黃連、花粉、白蜜等味；下消之用茯菟丸：菟絲子、五味子、茯苓、蓮肉、山藥等味；攝精之用秘元煎，方用远志、山藥、芡实、棗仁、金櫻子、

白朮、茯苓、炙草、人參、五味子等味，均可選用，以待有道之教正者。

上消 渴欲引飲，皮毛枯焦，煩而不寐。

西洋參 淡竹叶 川石斛 肥知母 生石膏 枳實皮 麥冬 粳米

上消之症，卽前所云心移熱于肺，傳為鬲消。鬲居上，故曰上消。心既留熱，勢必傳肺，是侮其所不胜也。蓋肺為金藏，外合皮毛；心主君火，火盛刑金。肺液枯燥，致引飲不能解渴，火勢燎原，皮毛為之焦枯，甚至心煩懊憹，晝夜不能安寐，于是消渴之症顯然。考古人之治法，以人參白虎湯加減。易人參為西洋參，以西洋參得西方庚金之氣，能養肺而生津，乃同氣相求之義。石膏氣味甘寒，手太陰氣分之藥，瀉其大熱，解其煩渴。知母味苦氣寒，上清肺金之火，下保腎水之陰，俾得金水相生，可免母子同病。粳米氣味溫和，稟容平之德，作甘稼穡，得天地中和之氣，同造化生育之功，善療煩熱，益氣和中。加以麥冬之甘平微寒，補心氣而清火，養肺胃之陰，而解燥熱之甚，濟一身津液之衰，使氣道散而不結，津液生而不枯，氣血利而不澀，則病自已矣。

中消 已食如飢，飲食不為肌膚，形肉消瘦，大便秘結。

淡天冬 笕麥冬 大生地 元參 川石斛 生甘草 黃牛乳 甘蔗汁 枇杷叶

中消之症，卽經所云二陽結謂之消。二陽者，陽明也。陽明居太陽、少陽之間，兩陽合而為明，是多血多氣之經。無論六淫之火，五志之陽，以及辛熱炙燂之氣，都聚集于陽明，聚久不散，郁而化火，火結于胃，銷鑠其津液，名曰中消。故中消者，因火熱之勢日盛，火

上升則消谷，已食如飢；食得下則被燥，致肌腠不能充長，形神日見消瘦；火下迫則腸中血液枯槁，大便秘結。良由瘵成為消中，胃經之熱極深，胃經之火極熾，胃經之液被火銷燬，所以見症如斯也。治之之法，特仿甘露飲之意，以天麥二冬為君，蓋天冬能治燥結以滋腎陰，免受土來侮水；麥冬養肺生津，解煩清熱，退火邪以保殘金。生地、元參，氣薄味厚，滋陰液而能降，為涼血清火之要藥。川石斛乃清胃之妙品。黃牛乳養血液，補胃陰，可謂佳味。蔗汁有天生甘露飲之稱，利大腸而瀉熱。生甘草頗有瀉火之能，與枇杷叶同行，下氣之功更勝。氣下則火降，如飢之症若失，食下不被火焚，肌肉自漸充長。血液得和，則腸中之滋膏自潤，大便秘結燥結。夫地氣上而為云，然後天氣下而為雨，是故雨出地氣。地氣不上，天能雨乎？故亟升地氣，以慰三衣；亟養胃液，以溉三焦；此皆事理之必然者也。

下消 傷腎，腎水枯涸，相火獨熾，渴飲善溺，兼下膏淋。

大熟地 女貞子 金石斛 炙龜版 怀山藥 陳萸肉 白茯苓 粉丹皮 左牡蠣 芎

麥冬 五味子

蓋下消者，腎消也。夫腎為藏精之臟，主封藏者也。今人不知持滿，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情欲而竭其精，或以藥石耗散其真，腎陰日衰，相火偏熾，灼燬津液，故渴而求水自救。然飲入于胃，游溢精氣而上，則肺通調水道而下。今高源之水，為暴虐所逼迫，建瓴而下注，至于飲一溲一，飲二溲二，愈消愈渴，愈渴愈消，則陽強无制，陰不內守，而小溲渾濁如膏，真精遂洩，下消之症成矣。治之之法，仿錢氏六味，當以熟地為之

君，天一所生之源也，能生精血，滋養腎水。輔以五味之酸咸，能斂滑脫之精，益髓強陰之用。山藥、麥冬，俱補脾肺之功。肺得補，金能生水；脾得健，輸運有权。龜版為陰中至陰之物，同牡蠣以益腎填精，而治膏淋，合之金石斛救津液，并治小便之不禁。粉丹皮退虛熱，而清血中之火。女貞子和血固精。白茯苓分利清濁。此汇集諸般之良品，誠為消渴之良方。故古人虽以上焦屬肺，中焦屬胃，下焦屬腎，皆从火治，而不知三焦之火，多有病本乎腎，而无不由命門者。夫命門為水火之宅，水亏而為消渴者，以水不濟火，則火不歸源，故有火游于肺而為上消，火游于胃而為中消，火鑠陰精而為下消者，是皆真陰不足，水亏于下之所致也。

水腫肤脹論治并方义

經云：「肺移寒于腎為涌水。」水為至陰，其標在肺，其本在腎，其制在脾。腎虛則關閉，其水必逆而上泛，脾不能制，而反為水所漬，故肌肉浮腫；肺不能化，反為水所凌，故氣息喘急。然水始起也，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，其頸脉動，時咳，阴股間寒，足脛腫，腹乃大。其水已成矣，以手按其腹，隨手而起，如囊裏漿水之狀，此其候也。又曰：「三阴結為之水。」蓋三阴者，手足太阴脾肺二臟也。胃為水谷之海，水病莫不本于胃經，乃以屬之脾肺者，何耶？使足太阴脾足以轉輸水精于上，手太阴肺足以通調水道于下，海不揚波

矣。惟脾肺二藏之气，結而不行，乃胃中之水日蓄，浸灌表里，无所不到。是則脾肺之权不伸，足以酿成水腫矣。然其权尤重于腎。腎者主水，胃之关也，为至阴之舍。至阴者，盛水也。气不化精而化水，水不归經，則逆而上泛，阴气太盛，則关門不利，水气結而不通，則肌肤为之浮腫。脾者，土也，职司运行，散輸津液，通調水道，土虛不能制水，則寒水来侮脾土，土无堤防，水气泛濫，无所出路，滔滔揚溢，水勢日增，以致徧身浮腫，腹滿腸鳴，身体沉重，二便蹇澀，皮肤皛白。水邪干肺，肺失通調水道之权，迫而上逆，气息为之喘急，时时咳嗽，甚至气逆不得平臥，頸脉动惕，皆緣脾腎阳衰，寒侵高源，寒水内逆外溢。經文以腎本肺标相輸俱受为言，然則水病以肺、脾、腎为三綱明矣。診脉必沈濡而迟。「脉經」云：「沉則为水，迟則为寒。」濡为湿盛阳衰之征，舌苔灰白而滑。以脉参症，正为邪侵，难期速效。慎防喘逆之变，拟崇土制水，扶正化邪。王太僕所謂益火之源，以消阴翳。宗仲圣真武合利水渗湿为主，附方于下，質諸高明。

熟附片

东壁土炒于朮 新会红

帶皮茯苓

杭白芍

福澤瀉

汉防己

大腹皮

淡

干姜

車前子

生米仁

禹余粮丸

椒目

此壯腎阳，消阴翳，治脾湿，真武湯合二陈加味法，为土虛水泛水腫肤脹之溫剂也。用

附子、于朮为君者，盖附子大辛大热，禀天地真火之气，其性走而不守，动而不息。盖水体本靜而泛濫者，即水之气动耳。用此壯腎中之元阳，消阴翳而伐邪水，盖离照当空，阴霾自消也。于朮出自于潜，有天生之号，其得山脉土精之气独厚，功能除湿燥脾。用东壁土炒

者，盖脾主土，土虛水泛，有同气协和，扶正伐邪之义也。且土本制水，乃脾阳既弱而水反侮土，此由坎中阳衰，少阴枢机失职，州都气化不行，阳不制阴，水气横逆，泛濫于中州，而上溢高原为患，賴此培土健脾，御邪制水，使土有堤防。白芍藥酸苦，以收炎上之气，能斂脾肺耗散之阴，剛中有柔相济者，此也。干生薑辛溫，散四肢之水，行阳气而驅阴邪，則皮肤中之水气得发洩而化矣。帶皮茯苓性本甘淡，以走皮肤，甘以补中，淡以通阳，滲利水道，而邪水自得下洩矣。椒目辛热，稟南方之阳，受西方之阴，治寒水射肺作咳，故入脾而理湿，其气下达入腎，以益命門之火，守邪之神有权，而呼吸之門有橐鑰也。用二陈为臣者，广皮苦以降逆，辛溫而主順气，則水气不上逆，而脾肺得輸化之权矣。法制半夏辛溫，以理脾和胃而祛水，溫肺以止咳，乃东流砥柱之殊品耳。防己得土中之阳，而感乎秋燥之令以生，故为消腰以下至足寒湿作腫之將領也。大腹皮通膀胱腑气，有降逆消腫祛水利湿之純性。車前子通利溺道，其子多精而不伤精，尤启上閘，开支河，导湿下行，以为出路。生米仁清肺理脾，并为滲湿启水之下流。泽瀉泄水，以消留儲，則便溺得利，而土气主运，清气上行，天气清明在躬矣。經曰：「水郁折之」，謂水上泛，折回而使之下也。此方以真武命名者，盖真武，北方水神也，故其治阴水弥漫，滔滔揚溢，有專功也。如元阳得壯，水湿頓除，決瀆有权，壅渠既去，溝瀆流行，腫脹自消，盖謂洁淨府者，无过此也。惟体气壯盛，病阳水者，可宗去苑陈莖純用开洩化邪法，大橘皮湯，方用五苓合六一散，加陈皮、木香、檳榔，导水茯苓湯，方用赤苓、麦冬、泽瀉、白朮、桑皮、紫苏、木瓜、木香、大腹皮、陈皮、

砂仁、檳榔、灯心，水煎。二方亦无不效。若病阳虛水腫，中年后气体本弱，或誤治过服劫夺藥，則薛立齋加減腎氣湯亦可宗法，而景岳論之詳矣，茲不复述。

論湿温化热証治

湿为六淫之一，其有从湿而化热者，其証最多，其变亦速。盖緣長夏湿土司气，霉雨淫淫，暑邪逼受，酝酿熏蒸，病以时作，名曰湿温。夫湿为重濁之邪，温乃化热之漸。其邪之来，每多由于口鼻吸受；其病之应，则必归于肺胃。以鼻为肺窍，咽为胃系；从鼻入者，首先犯肺；从口入者，必傳阳明。必其人脾气欠运，内湿素盛，复感时令暑湿之邪，热得湿则郁遏而不宣，湿得热则蒸騰而上逼，无形之热挟动有形之湿，两邪相合，其病遂发。証治浅深，约略举之，可分为四焉。

初微寒发热，头痛胸悶，便泄溺赤，或渴或否，脉或濡滑或滑数，舌苔或白或黄，乃为太阴阳明之受病也。夫太阴湿土之区，阳明湿热之藪，緣肺經吸受暑邪，暑得湿则依附于其間，而微寒发热，头疹胸悶，諸疾俱作。宜以連翹、薄荷、山梔、黄芩、郁金等辛凉以清膈热；藿香、豆豉、橘、蔻等芳香以开泄中焦；滑石、通草、淡芩等以清泄湿热。此即启上闡，开支河，治湿温在卫分不易之理也。

繼則由湿化热，邪扰阳明，身热口渴，胸悶嘔惡，骨节痠痛，苔黄而膩，脉滑而数，或

痧疹郁而不达，或疹瘡发而不透。宜連翹、象貝、牛蒡，以清疏肺气，仍由肺經为出路；杏仁、竹茹、青蒿、郁金，化痰宣郁，解肌泄热；豆卷、山梔，疏經絡之湿而清三焦之热；蘆根、薄荷，輕清透表，痧疹借以外达。此其邪犹在气分，治法从叶氏甘露消毒丹脫化而出也。若热久不解，邪火內燄，陷入营分，灼燥胃液，逆傳心胞，其征則神昏不清，邪热上扰，清窍为蒙，耳聾无闻，舌絳而燥，脉弦而数。宜以羚羊、銀花、丹皮、鮮石斛、竹瀝、石菖蒲，加入万氏牛黃清心丸，以清营泄热，泄痰宣窍为治。

至热迫心营，痰火內閉，木火同气，热甚风生，胃阴將涸，肝风旋动，其征則神昏譫語，舌焦短縮，脉則弦澀促数，手足瘳瘳，瘳瘳之变，危在頃刻。則必參用紫雪丹、犀角、地黄之类，借芳香灵通之品宣窍入絡，可以直达心宮而开內閉，大剂熄风救液，或者尚有挽回之机。他如寒湿泄瀉、霍乱、黄疸、水腫、脚气、湿痰瘡癩之类，湿之为病繁多，不及細論。茲先举湿溫化热一症，順傳逆傳之候，从輕从重之治，剖晰詳辨。順傳者每治必驗，逆傳者症屬危險，得此治法，或有生者。茲將临症試驗之方，略举四端如上，質諸高明。

秋燥时气伤肺証治并方論

〔內經〕晚秋伤干燥一条，后人不敢暢发議論，惟喻氏独开生面，著有秋燥論一篇，后有石芾南論燥气一节，二公著論，可謂精深透辟，尙何須后人之贅述乎。惟燥之一症具有始終

本末，而可引申触类以尽其义者。如經云：「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，金生辛，辛生肺，肺生皮毛。」故天以五行化五气，以生寒暑燥湿风，各有主时。喻氏提論秋燥者，即三秋之时气焉。凡秋分以后，燥气日盛，西风凜冽，万物漸凋，枝叶漸落，干劲皱摺，斯乃燥气行令之征也。凡人有血虚液衰之症，未有不触发者。故始伤于人也，头痛鼻塞，微畏寒，身有微热，肤燥肌疼，其脉形微浮而濇。治以辛凉疏解。斯时正气未伤，易于化解。失时则传舍于气分，其燥热之势漸熾，身热、口干、胸悶、鼻息不宣，肺之病已进一层。金气外見，故舌苔薄白，脉見浮数，邪入既深，津液枯燥，邪气鶚張，故見証肌肤灼热、咽干、头痛、微汗出而热仍不得解，加以气逆、口渴欲飲、咳吐白沫、舌苔燥白，斯乃燥火刑金，正气漸伤，胃火已盛，求救于水，脉見浮滑或見虚数，非投清燥救肺，不足以清其势。至若胃津被涸，化源欲絕，咳喘气逆，諸痿喘嘔，皮肤銷燐，所見危殆諸症，虽投益阴生津潤肺救燥之剂，势有鞭長莫及之虞。此止秋燥而言，其他或因火势过胜，則金气被夺而风生矣。盖风淫必燥热，能耗液而为燥者，此燥从火化，由燥而热，乃燥之本气，燥热为燥气之常焉，非清火不愈也。更有素体阳实阴虛，其风热胜于水湿而为燥者，此燥从热化，非济阴不愈也。每有严寒之时，水冰地坼，破腠裂肤，鼻干咽疼咳嗽而为燥者，非辛潤不可，此燥从寒化，因寒而燥，乃燥之化气，寒燥乃燥气之变也。然症势可以推源而索于治，故綜論燥症，必条分縷晰病情，而治法始无遺蘊耳。

秋燥初起，时气襲肺，先伤于卫，見証头痛，鼻塞，身有微热，外应皮毛，肤燥肌疼